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

第十九回 邵禮懷認認供結案 華國祥投縣呼冤

卻說狄公見邵禮懷不肯招認，仍命收入監內，隨即差馬榮到六里墩，捉孔萬德到案。馬榮領命去後，次日將胡德並王仇氏一千原告，與孔萬德一同進城。狄公隨即升堂，先帶孔萬德問道：「本縣為你這命案，費了許多周折，始將凶手緝獲。惟是他忍苦挨刑，堅不吐實，以此難以定案，但此人果否是正凶不是，此時也不能遽定，特提汝前來。究竟當日那姓邵同姓徐兩人，到你店中投宿時，你應該與他見過面了，規模形像，諒皆曉得。這姓邵的約有多大年紀，身材長短，你且供來。」孔萬德聽了這話，戰戰兢兢地稟道：「此事已隔有數日，雖□記憶不清，但他身形年貌，卻還記得。此人約有三□上下的年紀，中等身材，黑面長瘦。最記得一件，那天晚間，令小人的夥計出去沽酒回來，在燈光之下，見他飲食，他口中牙齒，好像是黑色。大人昨日公差，將他緝獲來案，小人並不知道在先，又未與他見，並非有意誤殺，請大人提出，當堂驗看。如果是個黑齒，這人不必問供，那是一定無疑了。且小人還記得了那形樣，一看未有不知的。」狄公見他指出實在證據，暗說：「天下事，可以謊說的，這牙齒是他生成的樣子，且將他提出看視。」當時在堂上，標了監簽，禁子提牌，將邵禮懷帶到案前，當中跪下。狄公道：「你這廝昨日苦苦不肯招認，今有一人在此，你可認得他麼？」說著用手指著孔萬德令他記識。邵禮懷一驚，復又心頭一橫，道：「你與我未曾識面，何故串通趙萬全挾仇害我？」孔萬德不等他說完，一見了面，不禁放聲哭道：「邵客人你害得我好苦呀！老漢在六里墩開設有數□年客店，來往客人，無不信實，被你害了這事，幾乎送了性命。不是這青天太爺，哪裏還想活麼？當時進店時節，可是你命我接那包裹的，晚間又飲酒的麼。次日天明，給我房錢，皆是你一人乾的，臨走又招呼我開門。哪知你心地不良，出了鎮門，就將那徐相公害死。一個不足，又添上一個車夫。我看你不必抵賴了，這青天太爺，也不知斷了許多疑難案件，你想搪塞，也是徒然。」後向狄公道：「小人方才說他牙齒是黑色，請太爺看視，他還從哪裏辯白！」狄公聽了此言，抬頭將邵禮懷一望，果與他所說無疑，當時拍案叫道：「你這狗頭，分明確有證據，還敢如此亂言，不用重刑，諒難定案。」隨即命左右取了一條鐵索，用火燒得飛紅，在丹墀下鋪好，左右兩人將凶犯提起，走到下面，將磕膝露出，對定那通紅的練子納了跪下。只聽「哎喲」一聲，一陣清煙，癡癡地作響，真是痛入骨髓，把個邵禮懷早已昏迷過去，再將他兩腿一望，皮肉已是焦枯，腥味四起。只見執刑的差役將火爐移到階下，命人取過一碗酒醋，向爐中一潑，登時醋煙四起，透入腦門。約有半盞茶時，邵禮懷沉吟一聲，漸漸地甦醒。

狄公道：「你是招與不招？若再遲延，本縣就另換了刑法了。」邵禮懷到了此時，實是受刑不過，只得向上稟道：「小人自幼在湖州縣行生理，每年在此坐莊，只因去年結識了一個女人，花費了許多本錢，回鄉之後，負債累累。今年有一徐姓小官，名叫光啟，也是當地的同行，約同到此買賣。小人見他有二三百金現銀外，七八百兩絲貨，不覺陡起歹意，想將他治死，得了錢財，與這婦女安居樂業。一路之間雖有此意，只是未逢其便。這日路過治下六里墩地方，見該處行人尚少，因此投在孔家客店。晚間用酒將他灌醉，次日五更動身，彼時他還未醒，勉強催他行路，走出了鎮門，背後一刀，將他砍倒。正擬取他身邊銀兩，突來過路的车夫，瞥眼看見，說我攔街劫盜，當時就欲聲張。小人惟恐驚動民居，也就將他砍死，得了他的車輛，推著包裹物件，得路奔逃。誰知心下越走越怕，過了兩站路程，卻巧遇了這趙萬全，謊言請他售貨，得了他幾百銀子，將車子與他推載。此皆小人一派實供，小人情知罪重，只求大人開恩。我尚有老母！」狄公冷笑道：「你還記得念著家鄉，徐光啟難道沒有老小嗎？」說著命那刑房，錄了口供，入監羈禁，以便申詳上憲。當時書役，將口供錄好，高聲誦念一遍，命邵禮懷蓋了指印，收下監牢。

狄公方要退堂，忽然衙前一片哭聲，許多婦女男幼，揪著二□四五歲的後生，由頭門喊起，直叫伸冤，後面跟著個四五□歲的婦人，哭得更是悲苦。見狄公正坐堂，當時一齊跪下案前，各人哭訴。狄公不解其意，只得令趙萬全先行退下，然後向值差言道：「你去問這乾人，為何而來，不許多人，單叫原告上來問話。其餘暫且退下，免得審聽不清。」值日差領命，將一群人推到班房外面，將狄公吩咐的話說了一遍，當時有兩個原告，跟他進來。狄公向下一望；一個中年婦人，一個是白發老者，兩人到了案前，左右分開跪下。狄公問到：「汝兩人是何姓名，有什麼冤抑，前來扭控？」只聽那婦人先開口道：「小婦人姓李，娘家王氏，丈夫名喚在工，本是縣學增生，只因早年已亡故，小婦人苦守柏舟，食貧茹苦。膝下只有一女，名喚黎姑，今年□九歲，去年經同邑史清來為媒，聘本地孝廉華國祥之子文俊為妻，前日彩輿吉日，甫詠於歸，未及三朝，昨日忽然身死。小婦人得信，如同天塌一般，趕著前去觀望，哪知我女兒全身青腫，七孔流血，眼見身死不明，為他家謀害。可憐小婦人，只此一女，滿望半子收成，似此苦楚，求青天伸雪呢！」說畢放聲大哭，在堂下亂滾不止。狄公忙命媒婆，將她扶起，然後向那老者問道：「你這人可是華國祥麼？」老者稟道：「便是國祥。」狄公道：「佳兒佳婦，本是人生樂事，為何娶媳三朝，即行謀害？還是汝等翁姑凌虐，抑是汝家教不嚴，兒子做出這非禮之事？從實供來，本縣好前去登場驗驗。」

狄公還未說畢，國祥已是淚流滿面，說道：「舉人乃詩禮之家，豈敢肆行凌虐。兒子文俊，雖未功名上達，也是應試的童生，而且新婚燕爾夫婦和諧，何忍下此毒手！只因前日佳期，晚間兒媳交拜之後，那時正賓客盈堂，有許多少年親友，欲鬧新房，舉人因他們取笑之事，不便過於相阻。誰知內中有一胡作賓，乃是縣學生員，與小兒同窗契友，平日最喜嬉戲，當時見兒媳有幾分姿色，生了妒忌之心，評腳論頭，鬧個不了。舉人見夜靜更深，恐誤了古時，便請他們到書房飲酒，無奈眾人異口同聲，定欲在新房取鬧。後來有人轉圓，命新人飲酒三杯，以此討饒。眾人俱已首肯，惟他執意不從，後來舉人怒斥他幾句，他就老羞成怒，說取鬧新房，金吾不禁，你這老頭似此可惱，三朝內定叫你知我的利害便了。眾人當時以為他是戲言，次日並復行請酒，誰料他心地窄狹，懷恨前仇，不知怎樣，將毒藥放在新房茶壺裏面，昨晚文俊幸而未曾飲喝，故而未嘗同死，媳婦不知何時飲茶，服下毒藥，未及三鼓，便腹痛非常，登時合家起身看視，連忙請醫來救，約有四鼓，一命嗚呼。可憐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，竟為這胡作賓害死。舉人身列縉紳，遽遭此禍，務求父臺伸雪。」說著也是痛哭不止。

狄公聽他們各執一詞，乃道：「據你兩造所言，這命案名是胡作賓肇禍，此人但不知可曾逃逸？」華國祥道：「現已扭稟來轅，在衙前伺候。」狄公當時命帶胡作賓到案，一聲傳命，早見儀門外也是個四五□歲的婦人，領著一個後生，哭喊連聲，到案跪下。狄公問道：「你就是胡作賓麼？」下面答道：「生員是胡作賓。」狄公向他高聲喝道：「還虧你自稱生員，你既身列膠癢，豈不達周公之事，冠婚喪祭，事有定義，為何越分而行，無禮取鬧？華文俊又與你同窗契友，夫婦乃人之大倫，為何見美生嫌，因嫌生妒，暗中遺害？人命關天，看你這一領青衫，也是辜負了。今日他兩造具控，本縣明察如神，汝當日為何起意，如何下毒，從速供來。本縣或可略分言情，從輕擬罪，若為你是贊門秀士，恃為護符，不能得刑拷問，就那是自尋苦惱了。莫說本縣也是科第出身，□載寒窗，做了這地方官宰，即是那不肖貪婪之子，遇了這重大的案件，也有個國法人情，不容袒護，而且本縣是言出法隨的麼！」狄公說了一番，不知胡作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